

人随风去 笑留人间

「艺坛不老松」研讨会追忆 「大器晚成」的李九松



在研讨会举行前一日,和李九松合作将近40年的老搭档王汝刚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李九松曾经问我:“我死后,大家会哭吗?”这个问题,我难以回答。原因在于,他终身从事滑稽艺术,在舞台和荧屏塑造了很多令人捧腹的艺术形象,如老娘舅、小三毛等等,这些都是拨动老百姓笑神经的经典人物,想到这些,谁会泪如雨下?但是,生离死别,毕竟是悲伤的时刻,谁能笑得出来?这难题一直困扰着我,如今,我自认为找到了答案:就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那句话——悲欣交集。

九松一个回神,笑骂道:“好来,你真当我老年痴呆啊,我老早看到前面牌子写了超过70岁人的快速通道。”

虽然李九松永远地离开了,可是王汝刚每每想起亦师亦友的他,那些朝夕相处的点滴却更为清晰。“李九松曾问我,能数清他有多少面部表情?”王汝刚无法回答:“九松大智若愚,心明如镜,面部表情丰富多彩,绝非喜怒哀乐四个字可以概括。我曾亲眼目睹他的不少表情,印象深刻。”

德艺双馨

心中始终装着集体,人生无论高潮与低谷,都不忘本,同样也是很多生前同事和好友钦佩李九松的原因。人滑前副团长张定国,一直是管剧团营销和推广的。滑稽戏曾走过很长一段落寞之路,市场萧条,推票困难。他回忆,李九松当时已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老娘舅”了,但他从没忘记过剧团,再忙碌的拍摄档期,但凡是剧场大小演出,从未缺席,总当头等大事要剧组空出他的档期。剧团生存不易,出外巡演总是一辆冬天不出暖气、夏天没有凉风的“老坦克”,李九松却和同事们一年又一年坐着这辆大巴颠呀颠呀走基层、到郊县、下农村,为人们带去欢声笑语。

张定国的一番话也勾起了人滑中青年演员的集体回忆:“对任何剧团而言,像李九松这样的老一辈艺术家的存在都是最为珍贵的,真正是‘团有一老,如有一宝!’”

本报记者 朱渊

大器晚成

认真算起来,李九松的艺术巅峰路从60岁起步。他遇到“老娘舅”这个角色正是60岁,而他的舞台光彩被越来越多人看见,也是在60岁。此前他走过的漫长而艰难的前半生,却是后来能够厚积薄发的关键。很多人不知道,李九松的演艺之路走得极为艰难和不易。李九松是半路出家,却很有天赋也好学,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在滑稽界崭露头角。他当时最拿手的就是《三毛学生意》。可后来因艺术生涯遭受波折,曾一度被“贬”去南市影剧场当勤杂工,扫垃圾、检票、领位,样样要做。

所幸,李九松没有因一时境遇放弃对滑稽艺术的探索,他努力观察、体验生活、积累素材,终于有机会回到人滑后,才又创造了艺术高峰。大器晚成的李九松给到王汝刚最大的启示是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而他的经历也告诉更多年轻人:“不要急于求成,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跑道,坚持下去,必有收获。”

技艺精湛

李九松刻画人物细腻入里。王汝刚记得一次两人同去香港演出,在罗湖口岸过关,等候队伍超长,王汝刚看一旁有给老弱病残及70岁以上老人通行的快捷道,故意不告诉李九松,推来一把轮椅寻他开心。没想到李九松瞬间入戏,一时间眼也斜了、嘴也歪了。王汝刚惊叹搭档演技,李

何建明文学研究院在沪成立他许下生日愿望

要再为上海写十本书

何建明在自己的生日许下三个愿望:“我既然到了上海,我这片小小的叶子想留在这个地方,让我的生命和这片土地融化在一块儿。总有一天,在我有限的生命和时间,为这片土地写下如《浦东史诗》《革命者》这样的书,写上十本;第二个愿望,尽我的绵薄之力,能带上八个十个上海的年轻作家,走入中国文学的第一阵营;第三个愿望,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此后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学的高峰,我和我的朋友们能否在这座城市继续把革命文化、革命文学的旗帜高高举起。”

昨天,是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63岁的生日,不习惯穿正装的他打上了领带。因为也正是在昨天,国内首个以当代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学术研究机构——何建明文学研究院在上海揭牌成立。

作家王蒙在为研究院成立发来的贺信中评价道:“何建明先生在报告文学写作上的成绩非常突出。他选题的敏锐,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与了解,时代性、开拓性、鲜明性与高瞻远瞩都给读者以深刻的感受与思想的充实。”

何建明40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文学创作第一线,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影响广泛的优秀作品,是继徐迟之后的当代中国报告文学领军人物。他在长篇报告文学创作和报告文学的创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开创了“国家叙述”的先河,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作出有益实践和可贵探索,同时也传帮带了一批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

近年来,何建明把目光聚焦于上海,接连写出长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革命者》。继《浦东史诗》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革命者》近期再度入选中宣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就在昨天上午,中国作家协会首次向社会发布的“记录小康”主题创作推荐书单中,《浦东史诗》成为8部获推荐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何建明滞留上海,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特殊感悟,写出了《第一时间》和《上海表情》两部长篇报告文学,大视野、大容量而又细致入微地记录了上海成功抗疫的历程和成就。这些作品推出后,在全国甚至海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认为,何建明文学研究院的成立,有着特殊的价值,“何建明数十年的创作

实践,蕴含着诸多鲜明的特点,比如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现实的深度贴近和高度敏感、对于历史的深刻透析和准确把握,以及宏大的观察视野、充沛的创作动力和热情、娴熟而又创新的写作技巧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系统而深入地总结、研究,并形成指导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的有益经验和指引。”

何建明曾说过:“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个冲锋的战士,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去记录历史和重大事件时,甚至需要我们去投入战斗的时刻,就应该像一个战士那样无条件地出发,甚至需要时牺牲生命去完成。”文学理论家、上海何建明文学研究院首任院长何向阳表示:“何建明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何建明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报告文学大家,他的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创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他的系列作品有对共和国发展的珍贵记录,有对改革开放的深情讴歌,更有对新时代的一份深情记录。《革命者》《浦东史诗》《第一时间》《上海表情》四部作品,正体现了上海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感谢上海,作为有底蕴有血气的一座伟大的城市,它是具备了识英雄的慧眼的。”

据悉,何建明文学研究院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外,还将致力于培养创作力量、组织创作活动等,这些功能的发挥可以和上海文学界组织重大纪实题材创作的努力相衔接,为上海培养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创作力量以及规划创作项目、组织创作行动并最终推出优秀作品,提供有力的指导和帮助。

本报记者 徐翌晟



■ 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

